

麦野换新装

□夏丹

麦子收割时,我与镰刀失之交臂。收割机的灰尘挡住了我的视野,但我能想象到那金黄的麦子有着怎样的一种迫切。它们曾感受镰刀嚓嚓时的快意,如果不及时收获归仓,只能在梅雨时节独自抽泣。

麦熟时节,月光明亮。一个执着的身影在月光下躬身,就着硬板的砂石“唰唰”磨刀。没有人声的月下,只有磨刀石磨刀的声音。磨过一把又是一把,直到钝刀闪着锋利的光芒。那一刻,父亲会对母亲说,这刀口够管一天的割麦了,明早带点疙瘩粥去,割麦后还要挑把呢!

不到三五天的工夫,麦野的金黄被彻底放倒,老牛拉着木犁不紧不慢地转过没有尽头的麦茬。犁后是油亮亮的泥土,像黑色的波浪翻卷在故乡的原野。替代风车的新型抽水机,不知疲倦地喷出水流,常常会响上一个白天或半夜。油亮的泥土浸在水中,田野一时白茫茫,充满着男男女女的鼎沸

声。收获后的喜悦相伴一长串爆竹声响,亮色的田野打开秧门,乡村哗啦啦地开始栽秧了。

放眼田野,男人平田整地,挑担布肥撒秧把,女人躬身插秧,暗中较劲。带进家门的新媳妇已有身孕,但还是有两三位新手加入插秧妇女的队伍中。

三朝五日黄秧醒棵,开始扎根旺长;十天半月秧蓬棵了,细密密的小草露出头。常言道,小草不清除,长大欺秧棵。关上秧门后的男男女女又手执长竹秧把打把草。打把是个轻巧活,人站秧田中,一推一拉秧行间,远比躬身栽秧舒服得多。但打把也是个技巧活,一推一拉要把握得好,必须全神贯注于手中的长竹柄,确保不伤新秧一茎一叶。一趟秧把打下来,浑水中漂浮着纤嫩嫩的小杂草。秧棵在纯净的水田中茁壮生长,一个月左右就封行了。流火的七月天里,放眼广袤乡野,那齐崭崭的秧、青油油的绿,让人看了好快活。

行走在故乡的田埂,满脑子是那早已远去的父辈们,是他们的汗水付出,才换来了秋风送爽的青黄色,金灿灿的稻田翻金波。那时的我们听着广播中播放《丰收歌》,看大人们割稻挑把的忙碌,心中快乐得没法说。乡村人家就盼着一年一季的稻米香,白花花的大米饭好诱人。忽地一声“咕咕咕”,那布谷鸟从头上飞过,打断回望的思绪。看眼前田野,已没有挑秧栽秧的人声鼎沸了。麦茬田里撒下的稻种已经长出新苗,传统的插秧方式不多见了。阡陌上,遇到一位儿时的本庄人,一声憨笑后慢吞吞地说,别看这甩手种的秧,散散落落没有过去的好看,但过个把月你再看,满眼都是疯长的绿汪汪,丝毫不输你记忆中的老模样。

我想告诉远方的乡亲,你若错过那麦青麦黄初夏时,一定不要再错过秧禾绽绿时的模样。这绿汪汪的秧田,这抹不去的乡愁,值得你我回首再回首。

小时候,最喜欢门前的那条小河,那是我们撒欢的地方。天还蒙蒙亮,我就穿着裤衩、背心,光着脚丫,悄无声息地摸到河岸的芦苇丛边。厚大的芦叶已经被大婶大娘们摘下,成了裹粽子用的粽叶。我蹑手蹑脚地扒开芦苇丛,眼睛却早已瞄向了光溜溜的一处河滩。此刻,我希望能够惊醒那只老鸭,把它吓得扑棱棱地跑向河中,而我可以快活地捡拾到一枚“晏生蛋”。

没有“晏生蛋”也不遗憾,光着脚丫,沿着河岸和码头,顺着芦苇根和码头桩,一会儿就能摸到一捧捧螺蛳,还有河蚌。吸附在芦苇根和木桩上来的螺蛳缩起了厣盖,采来的河蚌也赶紧合起了壳。我顺手折断一柄带有几滴圆溜溜露珠的荷叶,双手捧起了荷叶包着的螺蛳和河蚌。于是,中午的餐桌上,除了新鲜的瓜果茄子,又新添了一道鲜美的“荤菜”。

吃过午饭,顶着烈日,知了在树上高一声低一声地鸣叫,小河成了我们折腾的“战场”:追逐着打水仗、从桥上跃下扎猛子、推着澡桶摸河蚌……一时,小河里你追我赶、水花四溅,回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。许多下午的光阴,就这么悄悄过去。

傍晚的时光,是从小河边大桑树下的小餐桌上开启的。桌上摆放着碗筷、一大头盆稀粥,腌制的黄瓜散发才从瓜架上采摘下来的嫩绿之光,新炒的蚕豆用盐水浸泡过并放上了蒜泥,有时还有酱油压的花生米——脆、香、鲜,和筷子一戳就直冒黄油的咸鸭蛋,令人垂涎欲滴。就着黄瓜、蚕豆、花生米或者咸鸭蛋等下粥咸,连喝几碗稀粥,筷子也不肯丢手。熏蚊子的蒲棒插在餐桌边的砖缝里,冒出一缕直线而上的烟。

夜晚渐渐降临,繁星点点,月初初上,我们追逐着一闪一闪飞过的萤火虫,蚊虫则追着我们,咬出一个个“红包”。大家的手里都握了一把布条包边的蒲扇,快一阵慢一阵或摇着风,或扑打着蚊虫。

大桥上纳凉的人多了起来。高高矮矮的板凳、椅子上坐着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乘凉的人们。大家都喜欢庄上的“江山爹爹”,他有一肚子讲不完的故事。什么隋唐英雄传、水浒传、三国演义啦,总让人听得津津有味。寂静的夜晚,除了他的故事,就只有蒲扇左一下右一下拍打蚊虫的嘎嘎声了。讲的人绘声绘色、听的人聚精会神,只有我们这些小孩子偶尔会开溜,一手握住纸包的废旧电池,一手把电线连接的小灯泡摁在电池铜帽上,就着微弱的黄光,在桑树上寻找着蹒跚爬树准备蜕壳的蝉。

“江山爹爹”的故事讲完,纳凉的人搬了板凳陆续续回家了。一天下来玩累了的我,顺势一骨碌躺在餐桌上。揉揉睡眠,只见桑树的缝隙里漏出了月牙的光,稀稀疏疏,还有一两颗星星眨着眼,有几分神秘。母亲摇着手里的扇子,帮我拍打着蚊虫,为我送来凉风,让我在夏夜的星空下甜甜睡去。梦里,刚捉的蝉儿蜕了壳,飞上高大的桑树顶,放声鸣唱着属于夏天的歌声。

小暑伏至

□邹德洋

“倏忽温风至,因循小暑来。竹喧先觉雨,山暗已闻雷。户牖深青霭,阶庭长绿苔。鹰鹯新习学,蟋蟀莫相催。”每年到了盛夏时,我脑海里总会自然冒出这首诗,因为还在初中时就学过,记忆犹新,体会也深。小暑七月初,携着习习南风,拉开了盛夏的序幕。关于酷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独家记忆。

在那光阴的故事里,有篱笆上吹喇叭的牵牛花,有瓜地里圆滚滚的大西瓜,有眨着眼睛的满天星,有捉灯而来的萤火虫……一年一小暑,时光匆匆。

外出一段时间,花盆里居然长出丝瓜秧,抽出长长的藤蔓,缠绕上天井护栏。我曾和丝瓜苗对视了好久,思考着这是我种的,还是无意中撒落的?但都不要紧,妻子说:既然长得如此蓬勃生机,就给它一岁枯荣的机会。我寻来细竹任其攀爬牵枝,浇水施肥,小暑是它新的生命乐章,开出小黄花,结出细长瓜,未来可期。

河边栈桥距家四百步远,在小暑的早晨散步,比晚上慢走更舒服。别说我行早,更有早行人,聊天中得知她们已经工作一个时辰了。她们撑着小船打捞水中漂浮的杂物,桔黄背心格外亮眼,是城市清晨一道风景。蝉鸣蛙唱,一只蜻蜓落在荷花上,此时荷香满塘,荷叶如盖。一个真情亲吻,一个迎面拥抱。一莲一心思,一叶一境地。人世间的万物一旦有情,便有了境界。

有人说小暑踩着瓜果滚动而来,这话不假。结伴去田间,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、黄瓜,一脚踏入菜地,伸手就是满满当当。辛苦播种的人,都会有收获的时刻。香瓜、西瓜等时令瓜果竞相登场,卖瓜人大声吆喝,别出心裁的吆喝声让人莞尔一笑。

心静自然凉,从小大人就是这么告诉我的,可是过去没有电扇空调,身上几乎整天都汗津津的,想心静还真不容易。长大以后有了喝茶看书的习惯,慢慢还真能静下心来。小暑时通常已放暑假,门前一棵洋槐树的树荫下,一张裂开面子的小方桌子是我儿时学习的宝地。上午把桌子朝西挪,下午再往东搬,设法避开强烈的阳光。后来母亲专门编了一张大芦苇席子,叫父亲用小树棍吊在树枝丫上,割了芦柴茅草铺在上面做成凉棚,好让我们兄妹几个在下面做作业。实在热得受不了,我们就溜跳下小河,上来再学习。

俗话“六月六,晒红绿”,指五颜六色的衣服藏在箱底经过黄梅天容易潮湿发霉,因此要趁着高温天气取出来晒一晒,俗称“晒伏”。“伏”与“福”谐音,因此晒伏也就有了美好的寓意。

“不怕南风热,能迎小暑开。”小暑,它把清风留给夏至,把炙热交给大暑。暑伏暑福,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诚挚生活的人。



乡村秧田美如画

林黛摄

“挑剔”的父亲

□杨应和

父亲在吃的方面从不挑剔,无论母亲做什么饭菜,他都吃得有滋有味。父亲在穿着方面也不讲究,只要干净合身就行。可是去年的冬天,我却发现父亲也变得“挑剔”了。

去年儿子感冒多日,身体瘦了一圈,父亲听说后心疼不已,不顾外面天气寒冷,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我县城的家。父亲为了省下车票钱,一路骑着老式凤凰自行车过来,眉毛上结了一层寒霜,肩膀上背着蛇皮袋。儿子看到父亲的滑稽样,笑着说圣诞老人送礼物来了。

蛇皮袋里尽是父亲买给儿子零食和玩具,以及青菜、大蒜、菠菜等自家种的蔬菜。我心疼地说,爸,这些我都可以在菜市场买到,外面那么冷,地面的雪又滑,万一摔伤了怎么办。父亲憨笑着说,这都是我和你母亲亲手种的,吃着放心。父亲把重重的蛇皮袋往地上放时,我看到他棉袄的胳膊处已破了,露出一团早已板结成块的黄黄的棉花。

我眼睛湿润了,连忙把父亲带到楼下不远的商城去买羽绒服。起初,父亲说什么都不愿意。他说,家中有好多衣服,不能浪费。在我一再坚持下,父亲才勉强和我一起去。谁知在商场逛了一个多小时,父亲都没选中一件中意的羽绒服。

中午时分,我和妻子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,用好菜来招待父亲。我最拿手的是糖醋排骨,也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道菜。我非常用心地烧煮,无论火候,还是糖与醋的比例,都掌控得很到位。当一盘色泽红亮、酸甜可口、香味扑鼻的糖醋排骨端到桌上时,父亲皱了下眉头,只夹了一小块,就再没吃第二块。任凭我怎么劝说,父亲就是不再把筷子伸向糖醋排骨。

是我做得不好吃?还是父亲另有心思?父亲的挑剔,让我和妻子一时感到有些委屈。趁父亲陪孩子玩耍之际,我站在阳台上拨通了母亲的电话,把父亲的挑剔行为告诉了母亲。

母亲却说,儿呀,你父亲刚查出有糖尿病,不能吃太甜的食物,他一直不愿告诉你,是不想让你担心。商场里不是没你父亲合身的羽绒服,因为你们有房贷、车贷,你父亲定是不想为你们增加额外负担。再说商场里的衣服那么贵,我和你父亲赶集时再买便宜的就好……

母亲还说着什么,我已听不清了,从窗外看到室内的父亲满头白发,我不禁潸然泪下。

乡村广播入梦来

□董国宾

铁丝从门框上面的缝隙里穿进房子,再很麻利地安装上广播。有一根细铁丝从广播上垂下来,直接插入泥土中,这就是地线。那时乡村广播特简陋,只一张韧性较好的圆纸片,中央嵌一小块圆磁铁,我家装的就是这种片状广播,安装在正门旁边的墙壁上。村子里偶尔也会有盒状广播,外面是一个方形盒子,广播放在里面,盒子正面还有简单的图案。

在一阵欢喜中,各家各户的有线广播就安装好了。乡村广播开始播音了,一天播音三次,早中晚各一次。那样的时光里,农闲之余,乡亲们就在家听广播,天天能知道不一样的消息和动态,还有很多喜闻乐见的好节目。每天早上,广播里都会唱响嘹亮深情的《东方红》,拉开全天广播的序幕。有线广播除了播出本地新闻,还转播省广播电台的节目,从这些节目里,乡亲们不出家门就能知道好多让人耳目一新的

消息。天气预报是每天都要播出的,还有农业科技、健康知识和观众点播节目,以及一些歌曲供大家欣赏。到了晚上,内容会丰富一些,评书快板、京剧、吕剧、电影录音等都会纷纷播出,乡亲们都听得入了迷。记得那时爷爷最爱听《杨家将》和《岳飞传》,每天晚上播出时,总会叫上一些人一起听,一边听一边评说里面动人的故事和情节。还常常在第二天把我叫到跟前,将故事绘声绘色地再讲述给我听,讲完不忘教导我要好好读书,向这些英雄人物学习。

从乡村有线广播里,乡亲们获得了消息和知识,也在节目中获得了精神的慰藉和愉悦。这段抹不掉的时光,也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小暑

